

寂寞的童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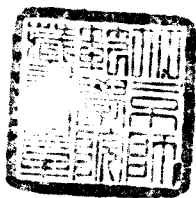
陳白塵



寂寞的童年

陈白尘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51825

1051825

寂寞的童年

JIMO DE TONGNIAN

著 者：陈白尘

封扉设计：叶 雨、马少展

责任编辑：周健强

出 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发 行：新 华 书 店

印 刷：北京新华印刷厂

787×960毫米³²开本 5印张 73,000字

1985年11月第1版 1985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750

书号 10002·69 定价 0.98 元

目 录

1	一、我的故乡
13	二、十里长街
21	三、元宵忆亲
31	四、我的三位老师
42	五、风筝之恋
53	六、话说毽子
62	七、金铃子
70	八、“岸东穿流怒”
80	九、升官发财过新年
89	十、龙舟竞渡话端阳
99	十一、迎神
110	十二、赛会
121	十三、我的“戏剧发展 史”及其“外史”
133	十四、我的“文学修养” 和家训
144	十五、街头流浪记

一、我的故乡

每人都有自己的故乡，正如每人都有自己的母亲。人，爱自己的母亲；也都爱自己的故乡。故乡，这个词是多么具有迷人的魅力！当你读到“举首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和“月是故乡明”这类诗句，能不把自己的故乡想得更美丽而勾引起无限的乡思？某些“哲人”或许会嗤之以鼻，说这是落后的、甚至是没落阶级的思想情操，要不得的。其实，人的故乡是各各不同，全国人的故乡之总和，便是祖国。爱故乡正是热爱祖国的具体表现。不管是爱国侨胞还是羁旅台湾的爱国之士，他们眷恋祖国之情，不都寄托在各自故乡的土地上？我们有首歌曲也夸过家乡好，又能说它不是歌颂祖国

的？

夸耀家乡，在我国是极为普遍的现象。有着五千年历史和九百五十九万七千平方公里面积，哪一处不能举出一些足可夸耀之处？或者赞美其山明水秀，或者称誉其名胜古迹。有的以古之英雄豪杰相标榜，有的则以骚人墨客而自豪。否则，土特名产也可以为故乡生色，佳人名妓亦足以乡里增辉。甚至历史上大奸巨恶，也会被引为同乡。这大概是那句老话：“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的后果。“遗臭万年”，用阿Q的观点来说，也是“天下第一”嘛！“宰相合肥天下瘦”所讽刺的李鸿章，不是合肥的人们常常道及的“名人”么？这便是一例。

可是我的故乡呢？……

且慢！我的故乡究竟何在呢？尚未表明。

此话说来麻烦，很难用两三个字作出干脆的回答。如说我的祖籍呢，据说是“陈、林半天下”的福建。哪一州哪一县呢？可又回答不出，“查无实据”了。那我的故乡只好说是江苏淮阴了。但说淮阴，也还是麻烦。解放以后，我填过无数的表格，最初在“籍贯”栏里填的是江苏淮阴县。后来我住的那县城改为清江市了。好不容易逐步

改过来，而近来清江市又改为淮阴市，并且升为省辖市了。淮阴两字相同，而市与县有别，还得要改。以上，仅仅是属于当代史的范畴。要说得真正清楚，还得扯到古代史去。据说淮阴置县，还是秦始皇时代的事，到了元朝才废掉，这个故城在今城南约二三里，即所谓的韩信城，我还见过那遗址的痕迹。其间，东魏时，还设过淮阴郡，至齐而废；至隋初，又置郡而又旋废。据说故城在今淮阴市之东南，我可没见过。其实它与秦汉时代的淮阴县是两码子事了。而淮阴县曾一度名为清河县。这是清朝乾隆皇帝的德政：他把南宋所设治在今淮阴西南的清河县移治于清江浦，直到1914年后，这清河县才改名淮阴县。严格地说起来，当我降生之年的籍贯，应为江苏清河县，即清江浦人，便准确无误了。可是我不愿自称清河人氏，因为容易与那外号“三寸钉谷树皮”以卖炊饼为生的武大郎的籍贯相混；虽然一个河北，一个江苏，相距极远。可如今的历史剧作家地理知识不广，如果要为武大郎写剧本翻案，而专门来拜访我这个“同乡”，听取“高见”时，我将如何解释？那末自称清江浦人又如何呢？我们清江浦的人都把这三个字简称做“清江”而不“浦”的。可

是江西也有个县名清江，又易混淆！本来清江浦还有个雅号，叫做“袁浦”或“袁公浦”。那是因为三国时代的袁术曾驻兵于此，据说清江浦门楼之侧那棵古树即是袁术系马之处。可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南开中学写的一篇文章中曾自称“幼居袁浦”，害得注释家找不到出处；只得在别的省寻出两个可能之处以存疑。可见雅号是用不得的。

无已，我只好坚持说是淮阴人，因为自古及今，两千多年这个地名都是可以通用的。或者称为清江浦人，就更明确了。

那么，我的故乡淮阴有什么可以夸耀的呢？不用说，但凡读过点历史的人都可以举出被封为淮阴侯的韩信来，他应该是道地的淮阴人。太史公亲自到淮阴访问过他故里，并观察了韩信母亲的坟墓，都说明这是“铁证如山”的了。但是我这个淮阴人要提出两个疑问：第一，韩信既是淮阴县的人，怎么他乞食于漂母的漂母祠，倒在现今淮安县内河下镇呢？第二，既然说是“淮阴屠中少年”侮辱韩信，让他受胯下之辱，怎么胯下桥又在淮安城内？我真想把韩信的籍贯改成淮安。因为我对于此公甘于受辱，颇不谓然：你既然“好

带刀剑”，怎么不对那班屠中少年砍杀一番？如果你也来一场《胯下之战》的武打，岂不可以让我们江苏电视台为我的故乡生色？自然，韩信之不可爱，还不在此。生前不听蒯通之言，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太史公评价得当，我对这位古之同乡，是颇为不敬的。

西汉时还有一位词赋大家枚乘，也是淮阴人，足以为吾乡增光的。但他的著作可惜只剩下《七发》三篇，出不了《枚乘全集》。出不了全集的作家算不得大作家，如今是有一定之规的。我怎么敢于拔高这位老同乡的地位？

这一文一武之外，我们淮阴也还产生不少知名之士。但与这二位相比，总觉是“自郅以下”了。那么，曾经寄寓过淮阴的名人，是否也可以让我们沾沾光辉？这很多。比如那位袁术曾当过两年短命皇帝，但他即位于寿春，在淮阴不过是位过路客，而且名声很坏。又比如南宋的抗金名将韩世忠曾在淮阴的清河口抗拒金兵，但他有名的抗金战役是在黄天荡，硬拉关系，也不妥切。想来想去，最为确切而且是如今妇孺皆知的，莫过于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了。据自述，他的生母万氏是

淮阴人，因而“幼居袁浦”，这是铁证。而且淮阴河北十里长街西头陈家花园里他那读书的书房幸而仍在，更是物证了。前几年的清江市曾将这书房修葺了一下，但不知为什么却没有开放。淮阴的父老告我：在那书房的窗外，有株古腊梅，那是总理幼年读书时的伴侣。总理生前曾问过淮阴人：“那棵腊梅如今还在么？”她如今不仅健在，还年年怒放，香飘十里！淮阴人曾请植物学家来鉴定，说她已年逾百岁，确是总理当年读书时的旧侣！而从那时起，就有一位退休老工人，当起义务的“护梅使者”来。他终年守护着这株腊梅，不使任何人攀折、伤害，还为她修剪枝叶，锄草施肥，使她每年在严冬中怒放飘香！如今我书案旁墙壁上就有一幅她的“倩影”，花枝布满画面，背景就是那古老的书房，这是淮阴人送我的珍宝！可惜它是张黑白片，看不出那朵朵的嫩黄。但这也好，当年“四·五运动”中朵朵小花不也都是白色的么？即使读书处不开放，就凭这张照片，还有那“护梅使者”退休老工人，不也足以为我的故乡夸耀了么？

至于山川风光，我的故乡是数不上的。它躺在一片灰黄灰黄的平原之上，既无名山，也没大

川。西南倒濒临洪泽湖的，我五十岁之前可没见过它的面；“洪泽”两个字就怕人，哪有太湖、西湖能吸引人？城北呢，原来是滚滚黄河入海所经之处，但“黄河回老家了”，空留下两条巨大的泥龙爬在平野上。只有一条运河带着泥沙穿过城北，把整个清江浦劈成河南、河北两大部分。这倒解决了当时就有十万人人口居民的饮水问题。而顺流南下，可以把我们送到繁华的江南去。老实说，在我童年和少年时代，为我所知的清江浦，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这条运河了。横跨河上的，有四条通道：最西的是北门船桥；稍东又是水门船桥；最东是一座“洋桥”，在当时可算作“现代化”的桥梁了：中间一段可以拉开让船只通过。虽然那拉动中段的铰链还是用人力操作。这“洋桥”处在中洲以下，即运河与分支汇合处，河面特宽，所以这“洋桥”也就更觉壮观了。但更为壮观而且令我留连忘返的，却是“洋桥”以西、作为河南、河北主要交通孔道，我们称之为“大闸口”的船闸了！淮阴以北一带的人们中流行这么一句话：“到了大闸口，方知天下大矣！”这自然是井蛙之见，但亦足以当时淮阴的骄傲了。

至于名胜古迹，就更少了。东门外的慈云寺，

西门外的普应寺，是我去过的，没什么可看。所谓韩信城，即古淮阴县城，也不过只剩下一条略为隆起的城隍遗迹；城西公园呢，只有一座禹王台可以爬爬，但也不高；城南公园是后来才开辟的。城内西南角上有个路家花园，儿时曾偷进去过，也未窥全豹。……但到后来读到淮安人黄钧宰所著的《金壶七墨》，其中《浦上园亭》一则，说“浦上园亭，以河帅署中为最”云云，可见“为最”之外，还有很多园林，只是我孤陋寡闻罢了。比如前边说的周总理幼年读书处，便叫陈家花园，就是路家花园之外的另一个旁证。再后来，又读到晚清人写的有关我故乡的一些笔记，我才恍然于我们淮阴——当时应称清河县，也曾“先前阔过”一阵的哩！

原来清河虽是县治，却驻有江南河道总督，简称南河总督。所谓“河帅”，即是对他的尊称。《金壶七墨》中《河工》一则对河工的积弊及清江浦的繁华有段记述：它说“南河岁修银四百五十万两”，（不包括决口等临时追加费）而“一切公用，费帑金十之三二，可以保安澜；十用四三，足以书上考矣！”至于“其余三百万，除各厅浮销之外，则供给院道，应酬戚友，馈送京员过客，降至丞

簿千把总、胥吏兵丁，凡有职事于河工者，皆取给焉！”这说明南河总督是个“肥缺”，他既要贿赂上级和有关官署，又要应付“京官”过客，免招弹劾。而下边的又都视河工为肥肉，大家都来敲它竹杠，这就成为“上下欺蔽，瘠公肥私”的局面。至于河道的“岁修积弊，各有传授”，一个水利机构，变成“水患”衙门！所以这位作者慨叹说：“河工不败不止矣！”这是个贪污浪费、贿赂公行、腐朽无能、祸国殃民官僚机构的典型！也是清政府的一个缩影！而由于这座衙门设在清江浦，“故清江上下十数里，街市之繁，食货之富，五方辐辏，肩摩毂系，甚盛也！”然后作者又具体地作了许多繁华的描写，简直比当时“十里洋场”的上海，还要热闹！

使我的故乡昔日如此繁华奢糜的还不仅于一个南河总督驻此之故。还有一位漕运总督大人，管运南方之粮以输京师的也驻于三十里外的淮安。这又是一个肥缺。漕运之弊更不下于河工。两位总督可算“难兄难弟”，两个督署都有自己的梨园子弟，互相往来酬酢无虚日。清江与淮安之间的板闸镇，更设有“淮安关”，据说“淮关额税二十万，而岁征于商者，莫知其数！”（《金壶七墨》、《淮

关》)又是一个肥缺!清江之北还有一个淮盐集散地西坝,又是盐商聚居之所。而清江自身,又是南方官吏进京时舍舟而陆的必经之地,故有“南船北马”、“九省通衢”之称。综合这几个原因,遂把我这故乡造成一个在江苏仅次于扬州的繁华城市!

但在我降生之初,这些都已成过去了:一八七五年黄河改道,南河总督废了;漕粮改由海运,漕运总督也在一九〇五年裁去;而海运通,津浦铁路成,南方官员入京也不必再由清江了;于是盛极一时的城市破落了!辛亥革命后,淮扬道和淮扬镇守使曾一度驻于淮阴,昙花一现,不几年也撤了。因此我的童年和少年是在这个日见衰落的城市中度过的,未见到它鼎盛时期。但“儿不嫌母丑”,游子总是热爱故乡的!何况所谓的“淮扬菜”,以两淮与扬州并列,成为中国几大名菜之一,也就为故乡生色了。不过我至今还垂涎的菜,只有“软兜长鱼”和“炆虎尾”了。这都是鳊鱼制作的珍品。不过我们淮阴一带的人叫它长鱼,如果叫它鳊鱼,会笑你“跣文”了,而且“鳊”字在淮阴只能读若“线”字或“献”字音,否则又要笑你在撒“京腔”了!

自然，毋须声明，我这儿所写的淮阴都是历史陈迹，如今的淮阴早已改天换地，更可爱了！

一九八四年一月八日，
一个难忘的日子里。

二、十里长街

清光绪三十四年阴历正月二十九日寅时，我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根据陈垣著的《二十史朔闰表》推算应是一九〇八年三月一日。过去，人家问我出生的公历时间，年、月没有说错，但对于日期每每以当年的阴历日期对照来回答：因此有时说是三月五日，有时又答以三月二日。这种胡编乱造，不能说“文革”中什么人搞“逼供信”造成的，只是由于疏懒之故。我现在乘机更正。

我出生的年头实在不好，当年十月，我们的那位被某些人捧为“圣明”的光绪皇帝“驾崩”了。过两天，那位被我们中外作家写了又写甚至要捧为近代史上女权运动的鼻祖似的慈禧太